

芥子園畫傳二集

宇內諸名家合訂

芥子園畫傳

繡水王
司直
篆書

吳縣朱煜題

序



芥子園畫傳本有四集說者謂第四集係偽託非
芥子園原本始不之辨葉君子謬嘗曾將其初集
鈎摹付之石印余為之弁一言於簡端今二三集
續印將成復問序於余曰畫譜各家之源流則
已於前序言之詳矣若二集之為梅蘭竹菊三集
之為花卉翎毛則又顯然可見不待言也若必丁
迷之何者為妙筆何者為後筆此處為某人筆意
此意為某高手神境則不但余於此道為門外漢

不敢贊一詞即有一知半解而言之亦不勝生繁
若力贊某君鈞摹之善固皆之精則亦衆目所共
睹矣僕承余之責沈躊躇累日卒不得一字日前
某君過余齋頭縱談畫理並携生哲嗣偕來約同
至萬同春晚餐哲嗣年止十餘清秀之氣撲人眉
宇與之談應對不爽詢其所讀書極熟、誠誦食
頃又談及畫境余問某君曰畫子所印芥子園畫
傳均附以名人畫稿善矣然名人畫稿則豈僅此
區、哉挂一漏萬之識殆不能自解乎某君曰不然

此書之印原所以假初學也初學淺陋全不知用
筆用墨等訣但先示以起筆落筆正筆反筆稍有
端倪然後可以由漸而深彼名人畫稿則不知生
凡幾要但所宜易便初學者略示之程由此循序
而漸進焉則學之既成可以入南田之室而嘆曰
田之裁曾中皆古人筆下皆古人亦有用此且印
以學古而論規模緩尺固不可以與古相刺謬而自
用生師心至於用筆又不可泯乎古而不泯之化
不善學古者著、而描之板、而臨之乃殊失古人

畫境善畫者或且與古人相出入第度焉而卒不能
至矣此中至理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故至
之印此二三集即足印初集之志欲使學者先就生
範圍以學字者之先為描紅紙而映紙然後可以臨
摹然後可以減書家之名迹自減一字則為此所臨
所映所描者皆不復記憶并亦不復認識此則所
謂化境非一朝一夕之功而要基於一朝一夕者如
余聞之輩然以中興然以旦喟然以歎曰善哉子
之論畫也前者我友袁琴室主曾為余言畫蘭竹

而酷似蘭竹畫梅菊而酷似梅菊與夫畫一花卉
畫一個瓦取容丁舉肖人以為畫之善者我獨以
為不然蓋善畫者在乎神似而非徒形似也斯言
也正與孟子今日論畫之說同聖之作文必以古文
為法然為石古人而抄襲之則必謂之譌矣或取
古文而調而活剝之則又必嘆其陋矣集古文以為
文則不得謂之非而用生調典句則反非之是不亦
可怪之甚乎然而為知文義者全不為然則以意
運詞典意為詞圖之為境不同也為詩者亦然甚而

至於填詞則不得不按譜照腔不敢稍有參差矣然
詞則雅是而詞藻不可同也音韻不易而命名不可
複也。以古人之法為法以古人之心為心。即所謂
善學者也。矣。即如文郎近來入塾不過五六十年所
讀不過四子書五經則尚沈湮以異日而談典之誦
書或一白或一節或一章避字避句而詳明之果
能融會貫通則明日依之還讀名則雅是也。而的
語便不同矣。或先讀略者參差或輕挂稍有遲
速。但於書理不失。即為能讀者矣。彼不能讀者

格、焉而不能吐而於先生所謂則一字一聲亦必
弗敢訛誤而書者則全失此其為不善也可知由
此而遞進之至於讀文則入手在於天崇國初而下
等第不可為天崇國初若因入手之始在於歸黃而
格管亦必拙劣等仿歸黃率至鉅深晦澀而終不
得舊則生病在於不能神明而變化之也似子所言
以故文郎則書理盡於國可同衆而日後之矯然不
羣者早於今日階之矣善乎或武職之言曰蓮
用之妙存乎一心將、兵不外乎此明乎此而以此

治天下國家直字不可況字為文為詩為字為畫
也哉然而此說也惟沈酣於此道中者則能知之
能言之局外者烏足以與此哉然則芥子園二三
集之刻生索齋字相共鼓掌而嘆一揖而別既歸
生身度下第燈檠等二疾書歷記頃間所言即以
為序光緒十四年太歲在著雍渾敦日雞尾
之次古越高昌寒食生桂堂何鏞識



畫傳合編序

鄉也余爲芥子園摹擬畫傳初編成而沈子固
伯持政於其外舅李先生笠翁養疴吳山拍案
狂喜曰余以教稼高攬城郭舉凡湖山之納光
景而涵煙霜朝夕陰晴變態不測自憾未能吮
豪就墨者得是足傳我心矣今忽歷卅餘省
既遠逝芥子園業三易主而是編遐邇多購以故
即芥子園也故信哉畫以人傳而地與俱傳

其且復宇內嗜者盡跋首望問者二編云沈
子因伯乃出其翁壻藏弄花卉蟲鳥名彙諸
作束若牛腰俾余鑒定草曰直兩弟經營貯
富余歎其不掩却野姓字九緯交數十年來初
終無間名雙白齒落相與重理舊緒有之多
者遂乃編定而仍標曰芥子園畫傳一著廬陵
羅長源泌著跋生世不曰廬陵跋史而曰西湖
漁史者以屬陳臥子與湖上諸子習為功有所

歸耳編中譜得蘭竹梅菊以爲前編後譜
得山花隱卉以及艸蟲翎羽之屬乃後編凡考
卷首載有法說起手諸式以便初學沈子罕心
書畫不惜重資遠近剞劂託手輒思入彀精展
顧工余嘗謂畫花卉難於山水即登之絹素尚
多笨本矧從梨棗間覓生活邪及雕鏤工竣
而生毛繭絲層淫疊暈老嫩淺深苟見側出
殊出意外之爲拍案狂喜第憾未得起筆翁而

見之因乃稱賞乃或謂余畫竹盛於文湖州然不
始於湖州而始於李郭蘭菊盛於趙吳興然
不始於吳興而始於殷仲宏點畫墨梅盛於
華光山釋仲仁然不始於仲仁而始於滕昌祐
翎毛蟲魚盛於徐熙然不始於徐熙而始於薛稷
邊鸞未識屋宇而上更有所昉乎余曰蓋皆昉
於古風人也試觀三百篇中襍若桃李細及蘋
蘩蒲荷蓍莫為藥摠梅無一不備焉雉鳩

鳩倉庚燕鴈莎鴉蜂蠟吟蛩阜螽無一不
收而或狀其形勢或寫其聲響物性物情一
一逼肖絕極古今天下之寫生能事乎其大則兩
雅分門別類其次則離騷標舉託喻此三書者
實天地間之一大花卉翎毛譜系也余嘗作畫合
穎屬思於未就時急取而袖得便爾十指拂
奮然湧出乃作他詩文未就亦急呼柔翰濯濡
小物一二頁隨而情興勃生淋漓滿紙此云他乃

借古人之妙筆用以啓發心胸者莫汲水必需
綆蓋也凡作畫首重在草次用墨丹黃其後焉
者沈子聞而叫絕曰不特於習花卉蟲鳥者示
以不傳之秘并教作詩善文者必有津逮而尤
如終不忘先外舅與芥子園都紀恆情可及子
澄以西湖之傳跡史余則歎非路史不足以傳
西湖其繡水与芥子園之謂乎余慙惶斯言
康熙辛巳仲秋望日 湖都王際之題

蘭竹譜序

畫有六法蘭竹不與焉此古之幽人君子寄于筆墨以舒性情好尚相同或擅一長或兼二妙法以心傳意先法得烟雲雪月風晴雨露之殊其景丘壑泉石荆棘野艸之異其境淺深層次向背照應之變其局是惟意在筆先而後能筆超法外雖然難言矣傳墨竹始于王摩詰又云郭崇韜之李夫人于窗間夜影得之又成都大慈寺壁有張立墨竹則晚唐已有不起于五代也黃筌父子崔白弟昆工緻入微淋漓揮灑其餘事耳宋